

WARRIORS

貓戰士

星預兆

④ 部曲 之 IV

月亮蹤跡

Sign of the Moon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 譯



晨星出版

特別感謝基立·包德卓

Morning Star

煤心：灰色母虎斑母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藤掌

獅焰：金色虎斑公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鴿掌

狐躍：紅色虎斑公貓。

冰雲：白色母貓。

蟾蜍步：毛色黑白相間的貓。

玫瑰瓣：深奶油色母貓。

花落：玳瑁色與白色相間的母貓。

蜂紋：帶有灰色條紋的淺灰色公貓。

薔光：黑棕色母貓。

見習生（滿六個月大以上的貓，正在接受戰士訓練）

鴿掌：灰色母貓。

藤掌：白色虎斑母貓。

貓后（正在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

蕨雲：綠色眼睛，淺灰色（帶有暗色斑點）母貓。

黛西：來自馬場的乳白色長毛母貓。

罌粟霜：玳瑁色母貓，和莓鼻生下小櫻桃和小錢鼠。

長老（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

鼠毛：嬌小的黑棕色母貓。

波弟：肥胖的虎斑公貓，口鼻灰色，以前是獨行貓。

各族成員

雷族 *thunderclan*

- 猴長 火星：英俊的薑黃色公貓。
- 副手 棘爪：琥珀色眼睛、暗棕色的公虎斑貓。
- 巫醫 松鴉羽：灰色虎斑公貓。
- 戰士 （公貓，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
- 灰紋：長毛灰色公貓。
- 蜜妮：嬌小的銀色虎斑寵物貓。
- 塵皮：黑棕色的虎斑公貓。
- 沙暴：淡薑黃色的母貓。
- 蕨毛：金棕色的虎斑公貓。
- 栗尾：琥珀色眼睛，雜黃褐色的母貓。
- 雲尾：白色的長毛公貓。
- 亮心：白色帶薑黃色斑點的母貓。
- 刺爪：金棕色的虎斑公貓。
- 松鼠飛：綠色眼睛，暗薑黃色的母貓。
- 葉池：琥珀色眼睛，淺棕色的母虎斑貓，以前是巫醫。
- 蛛足：琥珀色眼睛，四肢修長，下腹部棕色的黑色公貓。
- 樺落：淺棕色公虎斑貓。
- 白翅：綠色眼睛，白色母貓。
- 莓鼻：乳白色公貓
- 榛尾：灰白相間的嬌小母貓。
- 鼠鬚：灰白相間的公貓



見習生（滿六個月以上的貓，正在接受戰士訓練）

鬚掌：淺棕色公貓。

荊豆掌：毛色灰白相間的母貓。

礫掌：體型龐大的淺灰色公貓。

長老（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

網足：暗灰色虎斑公貓。

裂耳：虎斑公貓。



風族 *windclan*

- 族長 一星：棕色的虎斑公貓。
- 副手 灰足：灰色母貓。
- 巫醫 隼翔：雜色的灰色公貓。
- 戰士 （公貓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
- 鴉羽：暗灰色公貓。
- 鴉鬚：淺棕色虎斑公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鬚掌
- 白尾：嬌小的白色母貓。
- 夜雲：黑色母貓。
- 鼬毛：腳爪白色的薑黃色公貓。
- 兔躍：棕白相間的公貓。
- 葉尾：暗色虎斑公貓，琥珀色眼珠。
- 蟻皮：棕色公貓，有一個耳朵是黑的。
- 燼足：灰色公貓，有兩隻暗色腳爪。
- 石楠尾：淺棕色虎斑母貓，藍色眼珠。
所指導的見習生，荊豆掌
- 風皮：黑色公貓，琥珀色眼珠。
所指導的見習生，礫掌
- 莎草鬚：淺棕色虎斑母貓。
- 燕尾：暗灰色母貓。
- 陽擊：玳瑁色母貓，前額有一大塊白色印記。



見習生（滿六個月以上的貓，正在接受戰士訓練）

鱒魚掌：淺灰色虎斑母貓。

苔掌：毛色棕白相間的母貓。

急掌：淺棕色虎斑公貓。

貓后（正在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

塵毛：棕色虎斑母貓。

苔皮：藍色眼珠，玳瑁色母貓。

長老（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

斑鼻：雜灰色母貓。

撲尾：薑黃色和白色相間的公貓。



河族 *riverclan*

族長 霧星：灰色母貓，藍色眼珠。

副手 漣尾：暗灰色虎斑公貓。

巫醫 蛾翅：有斑紋的金色母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柳光（灰色的虎斑母貓）

戰士 （公貓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

蘆葦鬚：黑色公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鱒魚掌（淺灰色虎斑母貓）

灰霧：淺灰色虎斑母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鱒魚掌

薄荷毛：淺灰色虎斑公貓。

冰翅：藍色眼珠的白色母貓。

鯉尾：暗灰色母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苔掌

卵石足：雜灰色的公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急掌

錦葵鼻：淺棕色虎斑公貓。

知更翅：玳瑁色和白色相間的公貓。

甲蟲鬚：毛色棕白相間的虎斑公貓。

花瓣毛：毛色灰白相間的母貓。

草皮：淺棕色公貓。

歐掠掌：薑黃色公貓。

松掌：黑色母貓。

雪貂掌：乳白和灰色相間的公貓。

貓后 （正在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

扭毛：毛髮賁張的長毛虎斑母貓。

藤尾：黑白褐三色母貓。

長老 （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

杉心：暗灰色公貓。

高罌粟：長腿的淺棕色虎斑母貓。

蛇尾：有一根虎斑條紋尾巴的暗棕色公貓。

白水：長毛白色母貓，有一隻眼是瞎的。

黑暗森林 *Dark Forest*

虎星：暗褐色的虎斑大公貓，前爪特別長。

鷹霜：肩膀很寬的深棕色公貓。

碎星：黑棕色的長毛虎斑貓。

暗紋：烏亮的黑灰色虎斑公貓。

雪叢：白色公貓。

破尾：暗棕色公虎斑貓。

楓影：玳瑁色母貓。

雀羽：有多處傷疤的雜棕色嬌小母貓。

薊爪：有著長尾巴，灰白色相間的公貓。

影族 *shadowclan*

族長 黑星：白色大公貓，腳爪巨大黑亮。

副手 花楸爪：薑黃色公貓。

巫醫 小雲：非常嬌小的公虎斑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焰尾（薑黃色公貓）

戰士 （公貓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

橡毛：矮小的虎斑公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雪貂掌

煙足：黑色公貓。

蟾蜍足：暗棕色公貓。

蘋果毛：雜棕色母貓。

鴉霜：黑白相間的公貓。

鼠疤：棕色公貓，後背上有一條很長的疤。
所指導的見習生，松掌

雪鳥：純白色母貓。

褐皮：綠色眼睛，玳瑁色母貓。
所指導的見習生，歐掠掌

橄欖鼻：玳瑁色母貓。

鴉爪：淺棕色虎斑公貓。

鮑鼈足：有四隻黑足的灰色母貓。

焦毛：暗灰色公貓。

紅柳：棕色和薑黃色相間的雜色公貓。

虎心：暗棕色虎斑公貓。

曦皮：奶油色母貓。

見習生 （六個月大以上的公貓，正在接受戰士訓練）



古代貓族

捲蕨：藍色眼珠，暗薑色虎斑公貓。

石歌：藍色眼珠，暗灰色虎斑公貓。

碎影：琥珀色眼珠，體型纖細的橘色母貓。

追雲：藍色眼珠，灰白色公貓。

升月：藍色眼珠，四肢和尾巴有白色尾端的灰色母貓。

半月：綠色眼珠的白色母貓。

落葉：薑黃色與白色相間的公貓。

鴿羽：藍色眼珠，灰白相間的母貓。

松鴉翅：藍色眼珠，灰色虎斑公貓。

鉤雷：黑白相間的公貓。

梟羽：黃色眼珠，纖瘦結實的虎斑貓。

暗鬚：藍色眼珠，皮毛厚、體型大的黑色公貓。

羞鹿：琥珀色眼珠，土棕色母貓。

魚躍：棕尾公貓。

輕風：藍眼珠，銀色虎斑母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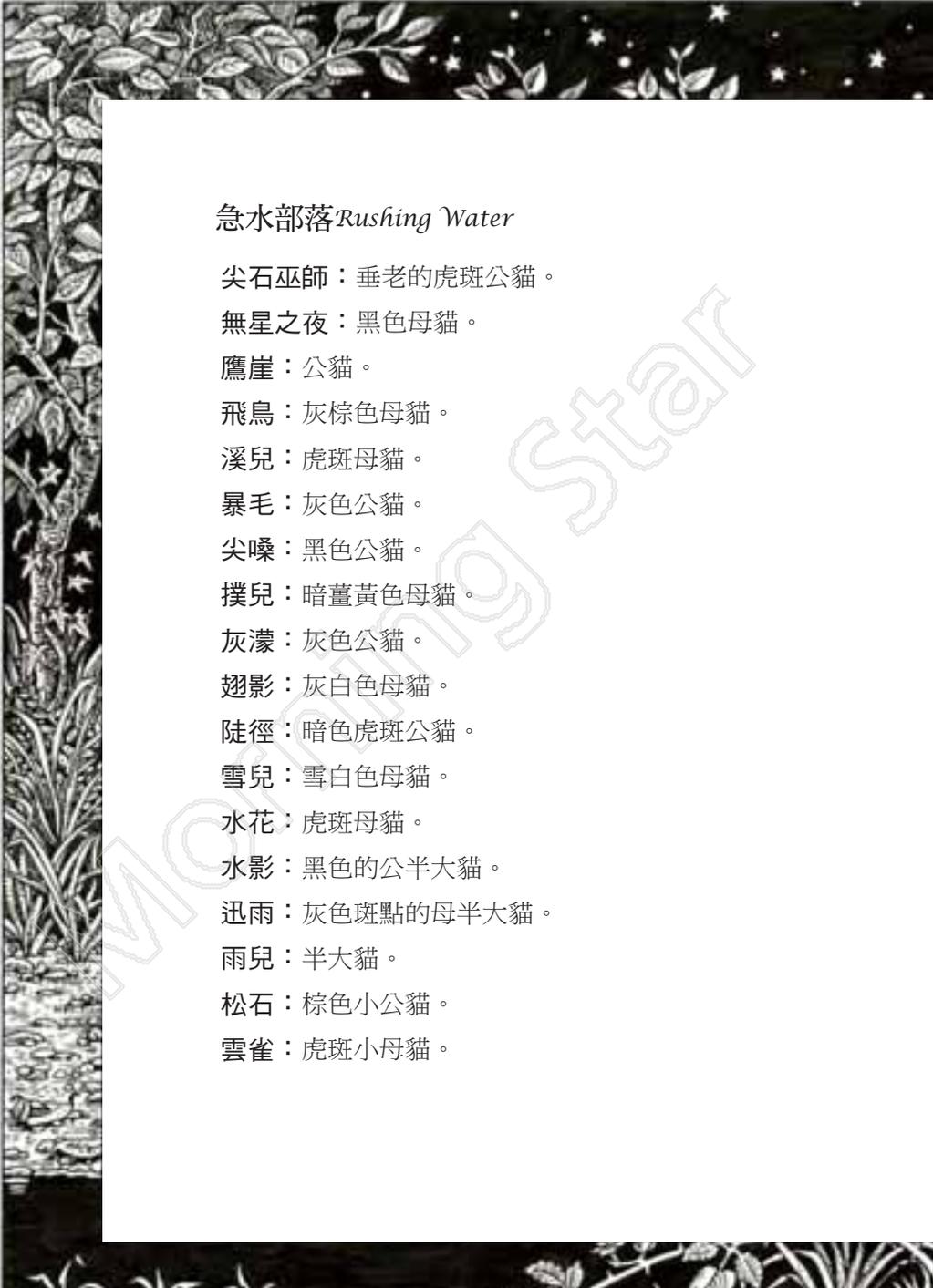
曙河：琥珀色眼珠，玳瑁色貓。

吟風：藍色眼珠，有著修長纖細長腿的銀灰色母貓。

雲日：綠色眼珠，白色口鼻的薑黃色老母貓。

奔馬：黃眼珠，黑褐色、毛皮稀疏的老公貓。





急水部落 *Rushing Water*

尖石巫師：垂老的虎斑公貓。

無星之夜：黑色母貓。

鷹崖：公貓。

飛鳥：灰棕色母貓。

溪兒：虎斑母貓。

暴毛：灰色公貓。

尖嗓：黑色公貓。

撲兒：暗薑黃色母貓。

灰濛：灰色公貓。

翅影：灰白色母貓。

陡徑：暗色虎斑公貓。

雪兒：雪白色母貓。

水花：虎斑母貓。

水影：黑色的公半大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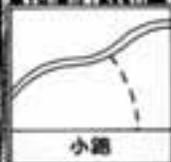
迅雨：灰色斑點的母半大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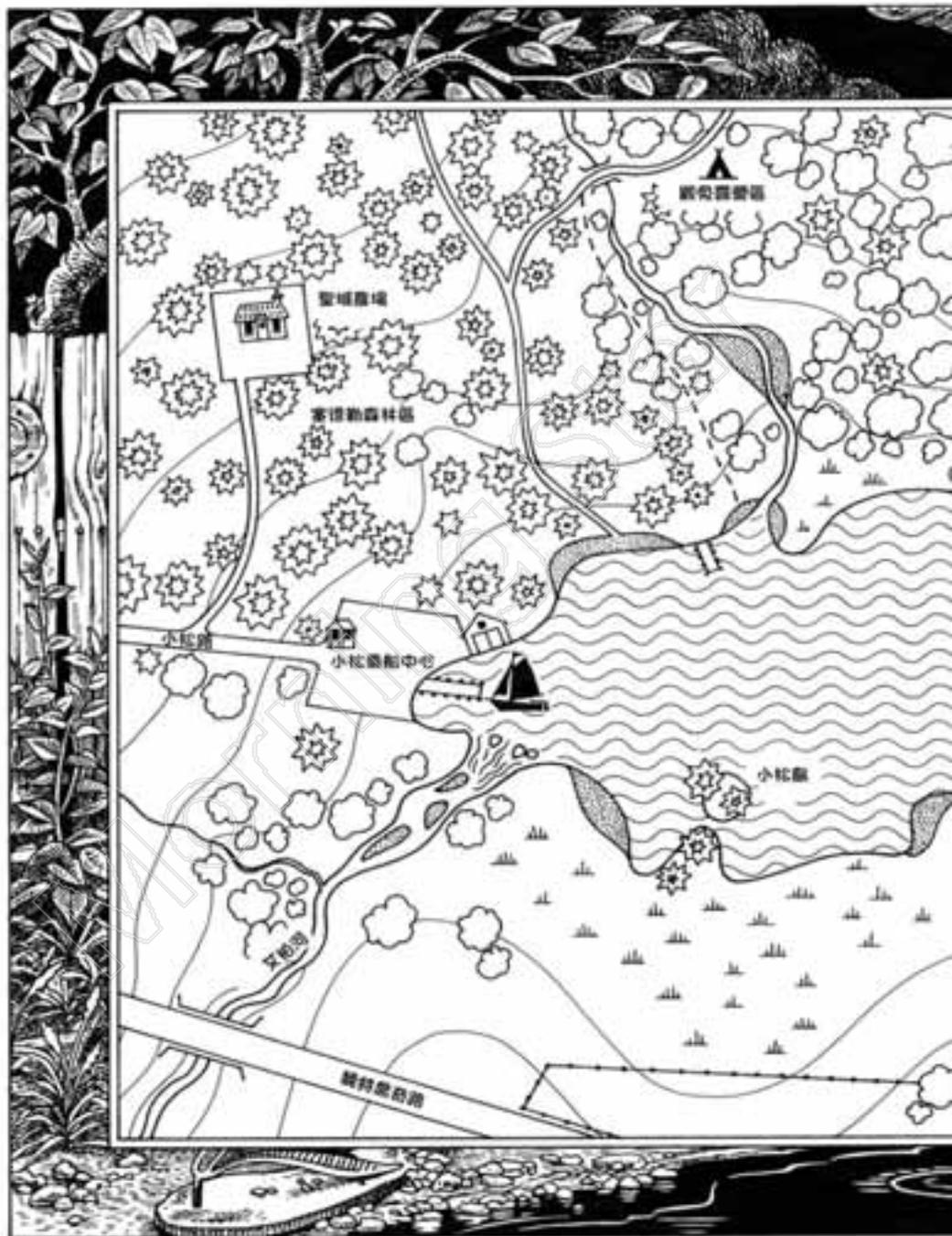
雨兒：半大貓。

松石：棕色小公貓。

雲雀：虎斑小母貓。









序章

水

聲隆隆從山頂傾瀉而下，粼粼發光的瀑布像水幕一樣遮住洞口。幽光滲入，陰影猶如柔軟的黑色羽翼堆積在洞穴深處。水幕旁，有兩隻小貓在一坨羽毛上面扭打，小虎斑母貓的淺色毛髮和小公貓的棕色毛髮在暗色的岩地裡交融到幾乎難以分辨。他們不斷拉扯羽毛，嘴裡興奮地尖叫。

洞穴後方有隻棕色的老虎斑公貓蜷伏在地道口。他眯著眼睛，琥珀色眼珠緊盯著小貓，除了偶爾抽抽耳朵之外，身子幾乎動也不動。

小虎斑貓騰空躍起，揮爪想抓羽毛。她才抓到羽毛，跳回地面，她的哥哥就往她撲來，兩隻小貓翻滾來滾去，猛扯羽毛，露出尖細雪白的小牙齒。

「夠了！」旁邊傳出溫柔的聲音，一隻優雅的虎斑母貓站起身來，緩步走向小貓。「你們最好離水邊遠一點，還有松石，你為什麼不能像雲雀一樣跳高一點？如果要當狩獵貓，恐

怕得再多練習一下。」

「我情願當護穴貓，」松石喵聲道。「我會打跑所有想入侵我們領地的壞貓。」

「你不行，我才行，」雲雀反駁道。「我一定會成為護穴貓和狩獵貓。」

「我們這裡不是這樣，」他們的母親開口道，同時回頭瞥了一眼，顯然她很清楚老貓正在陰暗處看著他們。「部落裡的每隻小貓都必須……」

她的話被小徑上傳來的腳步聲打斷，那條小徑可以通往瀑布後方，也能進入洞穴。從小徑上走出一隻肩膀很寬的灰貓，後面跟著他的巡邏隊。小貓們瞬間歡呼尖叫，朝他奔去。

「小心點！」他們的母親跟在後面，拿尾巴圈住小貓。「你們的父親剛巡邏完回來，一定累壞了。」

「我很好，溪兒。」灰色公貓親膩地朝她眨眨眼，快速舔舔她的耳朵。「今天的巡邏滿輕鬆的。」

「暴毛，我真搞不懂，這種話你也講得出來！」一隻黑色公貓突然插嘴，同時跳下崖壁小徑。「我們光是巡邏那條邊界就浪費好多時間，腳都磨破了，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為了和平與安定。」暴毛語調平和地回答。「我們不可能擺脫得了那些擅自闖入的貓兒，我們頂多只能希望自己保護得了領地。」

「這整片山都是我們的領地！」黑貓呷口道。

「別再說了，尖嗓。」一隻暗薑黃色的母貓喵聲道，她煩躁地抽抽尾巴。「暴毛說得沒錯，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不一樣了。」

「可是我們安全嗎？」溪兒問道。她看了小貓們一眼，他們正在搶奪一小坨兔毛。

「我們目前還守得住大部分的邊界，」暴毛告訴溪兒，琥珀色眼睛裡有憂慮的神色。「不過我們在兩三處聞到了其他貓。岩石上也有散落的老鷹羽毛。他們又在偷我們的獵物了。」

薑黃色母貓聳聳肩。「我們也不能怎麼樣啊。」

「撲兒，我們不能就這樣善罷甘休，」暴毛喃喃低語。「不然他們會以為他們能為所欲為，如果現在就放棄，當初又何必設置邊界。我認為我們應該加派巡邏隊，隨時準備應戰。」

「加派巡邏隊？」尖嗓憤怒地甩著尾巴。

「這是很合理的……」

「不行！」陰影處突然傳來一個刺耳的聲音，嚇了暴毛一跳，這才看見那隻老虎斑貓站在離他一條尾巴巴遠的位置。

「尖石巫師！」他大聲地說。「我沒看見你在那裡。」

「顯然你是沒看見。」老貓的頸毛豎得筆直，眼裡有憤怒的神色。「不能再加派巡邏隊了，」他繼續說道。「部落裡的食物已經足夠，更何況雪快融了，馬上就會有更多獵物，不然也可以從鳥巢偷點蛋和雛鳥回來吃。」

暴毛看起來好像還有話要說，但他看見溪兒向他使眼色，搖頭示意，他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朝尖石巫師垂下頭。「好吧。」

老貓趾高氣昂地走了。暴毛努力壓下性子，恢復頸毛的平順，然後轉過頭來對小貓們說：「你們今天乖不乖？」

「他們都很乖，」溪兒告訴他，眼裡盡是溫柔。「雲雀愈來愈強壯結實了，松石的跳躍動作也做得非常好。」

「我們一直在狩獵。」雲雀用尾巴指指那坨髒兮兮的羽毛。「我抓到三隻老鷹！」

「才沒呢，」松石駁斥她。「要不是我宰掉一隻，他早就把你抓走了！」

溪兒迎視暴毛。「看來我還是沒辦法讓他們兩個搞懂，當上半大貓後是得各司其職的。」

「他們現在還小，還不必決定，」暴毛才開口，就看見溪兒用尾巴朝尖石巫師的方向彈了一下，後者還沒走遠，仍然可以聽見他們的談話。他嘆口氣。「他們會懂的，」他低聲道，語調有點氣惱。「還有剩下的獵物嗎？我餓死了。」

溪兒帶暴毛往獵物堆走去，半大貓們和他們的導師也都往洞裡走，暴毛的小貓卻衝過去，攔住他們。

「跟我們說說外面的事情吧！」雲雀尖聲說道。「你們有抓到什麼獵物嗎？」

「我好想出去哦！」松石追加道。

其中一位半大貓回頭輕聲打斷：「你還太小，老鷹一口就吃掉你了。」

「不，才不會呢，我會跟他打。」松石大聲說道，蓬起全身棕毛。

那個見習生輕聲一笑。「我倒是想看看！不過你還是等到你八個月大的時候再說吧。」

「哼，老鼠屎！」

尖石巫師站著看半大貓們和小貓嬉鬧，過了一會兒，才轉身往地道走去。當他快走時，一隻灰棕色的母貓站起來，緩步朝他走來。

「尖石巫師，我必須跟你談一下。」

老虎斑貓瞪著她看。「飛鳥，妳又不是知道，我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飛鳥沒有回答，還是等在那裡，老貓最後長嘆一聲。「好吧，妳來吧，不過妳別以為我會給妳什麼不同的答案。」

尖石巫師帶頭走進第二條地道，飛鳥跟隨在後。後方的小貓嬉鬧聲漸漸隱沒，取而代之的是規律的水滴聲。

這條地道所通往的洞穴比前面那個洞穴來得小。地上有尖錐狀的石柱嶙峋突起，洞頂也有尖石垂掛而下，有些尖石甚至上下相連。兩隻貓兒彷彿穿梭在一座石森林裡。水從尖石和穴壁上方向涓流而下，在地上形成一畦畦的水塘，灰濛濛的幽光透過洞頂參差不齊的縫隙滲了進來，反照水面。一切靜悄悄的，只有水滴聲，連遠處瀑布的隆隆水聲都變得低沉。

尖石巫師轉身面向飛鳥。「有什麼事？」

「我們以前就談過這問題，你自己也知道你早該選出繼任者了。」

老貓不屑地哼了一聲。「還有的是時間。」

「不要再用這個理由搪塞我，」飛鳥道。「我母親是你妹妹，所以我很清楚你的歲數。你是部落以前的巫師，也就是上一任尖石巫師從那窩小貓裡挑出來的，我知道你對部落貢獻良多，但你不可能永遠霸佔著這個位置。你早晚會被殺無盡部落召喚回去。所以必須盡快選出下一任尖石巫師才行！」

「有什麼好選的？」老貓粗嘎地回嗆，飛鳥身子一縮，尖石巫師繼續說道：「選出來好讓

這個部落世世代代在這些亂石堆裡苟延殘喘嗎？」

飛鳥回答時，聲音帶著顫抖驚懼。「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比誰都有權利住在這裡！我們擊退過那些入侵者，記得嗎？」她悄悄走近尖石巫師，哀求地伸出一隻腳掌。「你怎麼可以違背祖靈，不好好保護祂們所草創的這一切？」

尖石巫師別過頭去。他的眼裡有某種閃爍，這使得飛鳥警覺到他其實沒對她說實話。

就在這時，彎彎的月牙兒從雲朵後方探出頭來，月光從穴頂洞口斜射而入，灑在一池水塘上，水色瞬間銀白。尖石巫師凝視水面。

「今天是新月之夜，」他低聲說道。「今晚殺無盡部落會透過水裡的光影和我溝通。好吧，飛鳥，我答應妳我會看看今晚有什麼預兆。」

「謝謝你，」飛鳥低語道。她用尾尖輕柔地觸碰尖石巫師，然後悄悄走出洞穴。「祝你好運。」消失在洞口前的她這樣說道。

等她走了，尖石巫師才走近水塘邊，低頭看進水裡，抬掌往水面用力一拍，水上光影碎散搖曳，消失無蹤。「我再也不要聽妳們的鬼話了！」他咬著牙，一個字一個字狠狠地說。「我們那麼信任殺無盡部落，可是當我們最需要妳們的時候，妳們卻棄我們而去。」

他轉身離開那座水塘，在尖石林之間來回踱步，爪子在粗糙的穴地摩擦。「我討厭我們的部落變成這樣！」他咆哮道。「我討厭我們必須按照部族貓的方式做事。為什麼我們不能靠自己的方法活下來？」他在穴頂的岩縫下方停住腳步，抬頭望向新月，目光灼熱。「如果我們註定失敗，當初為什麼帶我們來這裡？」

第一章



鳥掌從荊棘隧道裡悄悄地走出來，站在林地裡等她的妹妹藤掌和她們的導師。冷冽的寒霜將她腳下的草葉全凍成扎人的刺，而垂掛於光禿樹枝間的冰柱，在朦朧晨光裡瑩瑩閃爍。冰凍的寒意直竄鴿掌的毛髮，讓她忍不住發抖。新葉季仍遙不可及。

鴿掌焦慮到胃不斷翻攪，尾巴垂了下來。

這是專屬於妳的戰士評鑑，她告訴自己，妳為什麼不能開心點呢？

她知道她的答案是什麼。在她當見習生的那幾個月，發生了太多事，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大事，相形之下，不能成為戰士反而就變得無關緊要了。鴿掌深吸口氣，聽見隧道裡傳來腳步聲，於是抬起尾巴。她不能讓那些導師們看見她的不安。她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向他們證明，她已經做好準備要成為戰士。

獅簇第一個現身，他蓬起金色毛髮，抵擋黎明寒氣。蛛足緊跟在後。鴿掌瞥了那隻乾瘦

的黑色戰士一眼，不免好奇如果是他和獅燄一起為她評鑑，那結果會如何。蛛足似乎很嚴厲。

我真希望只有獅燄， 鴿掌心裡想道。**真倒楣，** 火星竟然決定由兩個導師來做評鑑。

煤心隨後出現，緊跟在後的是見習生藤掌，蜜妮殿後，她是評鑑藤掌的第二位導師。鴿掌的鬚鬚微微顫抖，目光射向她妹妹。藤掌看起來神情很害怕，深藍色的眼睛裡盡是疲憊。

鴿掌緩步趨近，想舔舔藤掌的耳朵。「嘿，妳會過關的。」她低聲道。

藤掌別過臉去。

她連話都不想跟我說， 鴿掌難過地想。**每次我想接近她，** 她就故意去忙別的事，而且夢

裡總是在哭喊。鴿掌回想她們夜裡一塊睡在見習生窩時，常常看見藤掌的身體不斷扭動抽搐。

她知道那是因為她妹妹正在夜訪黑暗森林，幫雷族到那裡當臥底，這是松鴉羽和獅燄給她的任務。可是每回她想問藤掌那兒的情況如何時，藤掌總是回答她，沒有什麼消息可以回報。

「我建議我們去廢棄的兩腳獸巢穴，」蛛足大聲說。「那裡有遮蔽處，獵物會比較多。」

獅燄眨眨眼，彷彿很驚訝蛛足竟然想主導這場評鑑，但還是點點頭，帶著他們穿過林子，往舊的兩腳獸小徑走去。鴿掌加快腳步，走在她旁邊，其他貓兒跟在後面。

「妳準備好了嗎？」獅燄問道。

鴿掌還是滿腦子都在想著妹妹的事，結果被他的話嚇一跳。「對不起，」她喵聲道，「我正在想藤掌的事，她看起來好累。」

獅燄回頭看了一眼那隻白色虎斑母貓，又轉頭過來看著鴿掌，琥珀色眼睛裡交織著驚訝與不安。「那是因為她在黑暗森林裡受訓的關係吧。」他低聲道。

「那這個錯要怪在誰的頭上呢？」鴿掌瞪著他看。就算必須十萬火急地找出黑暗森林裡的貓究竟在打什麼主意，也犯不著要藤掌一肩扛起，去冒這種險吧。

藤掌又不是戰士！

獅燄嘆口氣，等於是暗自承認他同意她的想法，只是不打算明說。

「現在不適合談這件事，」他喵聲道。「妳應該把心思放在戰士評鑑上。」

鴿掌生氣地聳聳肩。兩腳獸的老巢穴映入眼簾，獅燄停下腳步。鴿掌聞到松鴉羽的園子裡傳來的藥草味道，雖然藥草的莖葉大都受到了霜害。此外，她還聽見草地裡和樹下的垃圾堆裡傳來微弱的搔抓聲。蛛足說得沒錯，這裡是個不錯的狩獵點。

「好，」獅燄開口道。「首先我們要評估妳們的追蹤技巧。煤心，妳要藤掌抓什麼？」

「我們抓老鼠，好不好，藤掌？」

白色虎斑母貓緊張地點點頭。

「可是不能進兩腳獸的老巢穴裡抓哦，」蜜妮補充道。「那太容易了。」

「我知道。」藤掌回答，可是鴿掌總覺得藤掌的聲音聽起來好像累到連路都走不動，更別提要她去抓老鼠了，可是她還是毫無遲疑地走進林子裡，煤心和蜜妮遠遠跟在後面。

鴿掌目送她們，直到三隻貓兒的身影被霜白的蕨葉擋住，在視線裡消失不見為止。可是她繼續使用她的特異能力追蹤藤掌，感應到她正走進廢棄的巢穴後方，朝松樹林而去。老鼠正在地上的針葉堆裡吱吱作響，互相扭打。鴿掌希望妹妹能聞到牠們的味道，交出好成績。

她太專心追蹤藤掌的進度，反倒忘了自己也得接受評鑑，直到蛛足用尾尖彈了彈她耳朵。

「嘿。」她喵聲道，旋身一轉，看見黑色戰士。

「獅燄說，他要妳去抓隻松鼠，如果妳真的想當戰士，這就是妳的任務。」蛛足喵聲說。

「我當然想。」鴿掌咆哮道。「對不起，獅燄。」獅燄一臉惱色地站在蛛足後面。鴿掌氣自己沒聽見他下達的命令，但更氣的是蛛足故意損她。

這是什麼爛主意，竟然派兩個評審來，她嘴裡咕噥抱怨。由導師評鑑自己的見習生，是再天經地義不過的了。

她抬起頭，嗅聞空氣。一聞到附近有松鼠的味道，立刻提起精神。那味道是從刺藤叢的另一頭飄過來的，於是她放輕腳步，繞過荊棘，進入一處小空地，一眼就看見那隻松鼠正在覆滿長春藤的橡樹底下啃堅果。

有風揚起，光禿的枝椏窸窣作響。鴿掌繞著空地邊緣悄悄走過去，利用蕨葉作為掩護，來到獵物的下風處。空氣裡充斥著松鼠的氣味，令她口水直流。

她蹲下身子，開始朝松鼠匍匐前進。但又忍不住放出特異能力再次確定藤掌的情況，結果她忽然聽見一聲微弱的尖叫，身子驚跳一下，原來是有隻老鼠魂斷在妹妹的利爪下。

可是這突如其來的驚跳動作害她不小心碰到一片枯葉，嘎吱作響，拖著蓬鬆尾巴的松鼠立刻衝到樹上逃之夭夭。鴿掌馬上衝過草地，撲向樹幹，但松鼠早已消失在樹枝間。她攀住樹上的常春藤，想聽出風聲和樹枝嘎吱聲以外的聲響，卻什麼也聽不見。

「老鼠屎！」她呸口道，身子跳回地面。

蛛足趾高氣昂地朝她走來。「我的老天，妳到底在幹什麼啊？」他質問道。「育兒室裡出

來的小貓都抓得到那隻松鼠。還好沒被別的部族看見，要不然他們還以為雷族根本不懂得訓練見習生呢。」

鴿掌聳起頸毛。「你就從沒失誤過啊？」她嘴裡嘀咕道。

「來吧。」黑色戰士質問道，「妳自己說說妳剛犯了什麼錯。」

「也沒那麼糟啦，」獅燄搶在鴿掌開口之前說道，「妳走到松鼠的下風處，那段跟蹤技巧很不錯。」

鴿掌感激地看他一眼。「我想我剛有點分心，才會踩到葉子，嚇到松鼠。」

「如果妳追得快一點，」蛛足告訴她，「再加快速度，搞不好也抓到了。」

鴿掌鬱鬱地點點頭。**又不是每隻貓都像你一樣腿長！**「這意思是不是說我的評鑑沒過？」蛛足彈彈耳朵，沒有回答。「我要去蜜妮那邊看看藤掌的情況如何。」他大聲說道，隨即奔向廢棄的巢穴。

鴿掌看著她的導師。「對不起。」她喵喵聲道。

「我猜妳大概是太緊張了，」獅燄回答道。「妳平常在狩獵隊裡的表現比今天來得好。」眼看評鑑就要不及格了，鴿掌這才明白自己有多想成為戰士。**我情願當戰士，也不要靠那所謂的特異能力成為預言的一部分。**然後她突然想到一件事，因而緊張起來。**萬一藤掌當上戰士，我卻沒當上，那怎麼辦？**

鴿掌知道戰士封號是妹妹應得的。藤掌沒有任何特異能力，卻仍願意每晚冒險幫獅燄和松鴉羽前往黑暗森林裡臥底。

藤掌比我厲害多了，我連隻笨松鼠都抓不到！

「振作點，」獅燄喵喵聲道，「妳的評鑑還沒結束。但看在星族的份上，專心點好不好！」

「我會盡全力的，」鴿掌承諾道，「接下來要考什麼？」

獅燄用耳朵指指他們剛來的方向。鴿掌跟著轉身，結果看見冰雲正小心穿過結霜的草地，朝他們走來。

「嗨，」白色母貓喵喵聲道，「棘爪派我來幫你們忙。」

「妳來得正是時候。」獅燄垂頭致意。「第二階段是和隊友一起狩獵。」他向鴿掌解釋。

鴿掌精神一振，她喜歡團隊狩獵，冰雲也很好配合。可是當冰雲歪過頭來問她：「妳要我做什麼？」她反而不知所措了起來。

「我……呃……」鴿掌不習慣指使戰士。妳這鼠腦袋！拜託妳長進點好不好！

「我們抓烏鴉好了，」她提議道，「不過冰雲，妳的毛是白的，恐怕會有點問題。」

「這還用妳說嗎。」白色母貓沮喪地說道。

「所以我們得先找個地方把妳藏起來。等我找到烏鴉的時候，我會偷偷接近牠，把牠趕到妳那兒去。」

「千萬別讓牠飛起來，不然……」

獅燄故意咳了一聲，打斷冰雲，不准她出言提示。

「哦，對不起，」冰雲喵喵聲道，「我忘了，妳繼續說，鴿掌。」

「烏鴉通常會在兩腳獸老巢穴的另一頭築巢，」鴿掌想了一會兒，繼續說道，「我知道現

在築巢對牠們來說還太早，不過還是可以去那裡看看有沒有機會。」

獅燄點點頭表示肯定。「然後呢？」

「呃……那裡有個斜坡。冰雲可以躲在斜坡那兒。」

「好，讓我們看看妳的辦法是什麼。」獅燄喵聲道。

鴿掌才走了幾步路，蛛足又出現了，他從叢叢裡鑽出來，一句話也沒吭。鴿掌非常好奇，很想知道妹妹的近況，但沒時間多問。她走在冰雲前面，覺得很奇怪，好像狩獵隊改由她帶隊似的，更怪的是，她還得負責發號施令。鴿掌開始心慌，身上像爬滿了螞蟻，腦袋一片空白，她以前學到的知識，此刻竟像枝頭小鳥一樣一轟而散。

我花太多時間竊聽別族的動靜，結果反而沒有時間好好接受訓練！

鴿掌不想靠自己的特異能力來考試。藤掌就沒有靠特異能力，這樣才公平啊。可是她老是好奇妹妹在做什麼，難以抑制住自己的特異能力。再說，每當她想專心聽一些離身邊最近的聲音時，就會覺得自己好像被這些樹給困住，悶在裡頭很不舒服。

別的貓兒都是怎麼應付這種事的？她不免納悶。我快不能呼吸了！

鴿掌帶頭爬上舊轟雷路，再轉進烏鴉築巢的林子裡。冰雲緊跟在後，獅燄和蛛足則留在原地觀看。鴿掌躡足走進榛木叢，突然揚起尾巴要冰雲別跟過來，免得她的白色毛髮嚇到獵物。這時她發現一隻烏鴉正在榛木叢底下啄食，心裡竊喜。

鴿掌退了回來。「妳走另一邊，到斜坡那兒去，」她以尾巴示意，低聲對冰雲說道，「我去嚇那隻鳥，把牠趕到妳那裡。」

冰雲點點頭，躡腳離開，像一股輕裊白霧，悄無聲息。鴿掌目送她離開，直到在視線裡消失。但即便白色母貓已經離開，鴿掌還是忍不住延展特異能力繼續追蹤白貓。她總覺得怪怪的，因為冰雲的腳好像不是踩在地面上。

不大對勁。結果鴿掌沒去跟蹤那隻烏鴉，反而急忙穿過層層的榛木叢，朝隊友那裡走去。蛛足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但鴿掌沒聽見，因為她的腦袋裡只聽見冰雲如雷聲隆隆的腳步聲，至於其他聲音全被掩蓋了。

腳步聲不應該這樣，感覺好像是很遠的迴聲。鴿掌恍然大悟。**天啊！那裡一定有坑！**她加快腳步，衝出榛木叢，奔下斜坡，烏鴉撲撲飛上枝頭。

「她搞什麼鬼啊？」蛛足倒抽口氣。

鴿掌飛奔過去的時候，耳裡仍可聽見獅蹯尷尬地嘟囔了幾句。她衝出成團糾結的荊棘叢，剛好瞄見斜坡下方的冰雲。說時遲那時快，冰雲腳步突然一個踉蹌，驚聲尖叫，在她腳下突然出現大洞，身子往下墜。

「冰雲！」鴿掌喊道。「我來了！」

她撲了過去，趕在白色母貓在鬆軟的土石邊掉下去前及時咬住她的頸背。冰雲慌亂地伸出前腳，死命想攀住什麼，但整個斜坡好似都在往下塌陷，什麼也抓不住。

鴿掌想把她同伴拖出來，可是腳下的地面也跟著滑動，再加上冰雲的身子懸在洞口的重量，根本讓鴿掌撐不住。冰雲的頸背慢慢從她齒間滑了出來。鴿掌驚恐看著白色戰士不斷下墜，沒入黑暗。冰雲淒厲慘叫，土石跟著傾瀉而下，將她掩埋。



第二章

獅 倏繞過荊棘叢，巴不得自己的個子小一點，可以像鴿掌一樣直接穿過去。他氣喘吁吁地在另一頭剎住腳步，看見鴿掌蹲在半山腰處一個坑洞的邊緣，身子突然後傾，接著傳來一聲尖叫，有隻白色腳掌不斷揮舞，接著冰雲就不見了。

一定是掉進某條地道了！獅倏想起姊姊冬青葉的經驗，頓時驚恐起來。腦海裡再度浮現以前的畫面，當時冬青葉無視他和松鴉羽的警告，回頭衝進地道口，接著就看見土石不斷崩落，她被永埋地底。

「發生什麼事了？」蛛足的聲音令獅倏瞬間回神。

黑色戰士從他身邊衝過去，站在鴿掌旁邊，後者正低頭看著那個地洞。獅倏環目四顧，發現附近有株眼熟的金雀花叢，而且在兩塊板岩之間有條地下水流出，這才明白他們就站在離冬青葉失蹤處不遠的山坡上。原來冰雲

也掉進了同一條地道之中！

獅燄的胃猛地一抽。偉大的星族，地道裡到底有什麼？

他衝下斜坡，來到地洞邊，擠開蛛足。鴿掌嚇了一跳，顯然是因為看見他臉上的驚恐表情。地道裡只有一點微光可讓低頭的獅燄看清洞內的情況。冰雲掉在幾條尾巴深的地底下，此刻正拚命地從一堆土石裡爬出來，抖掉身上的砂土。

「快把我救出去！」她抬頭看見獅燄，大聲喊道。

「妳有沒有受傷？」他問道。

「還好，只有肩膀。」冰雲呸出嘴裡的砂石，「拜託快把我救出去。」

獅燄的身子探進洞口，上下檢視。這條地道深入山坡底下，盡頭漆黑一片。再往深處看，可以看見坍塌的土石堵住了以前的洞口。

冬青葉在那底下嗎？獅燄不免好奇。他刻意壓抑住身子的顫抖。「蛛足，快去找幫手。」他發號施令。

黑色戰士立刻銜命跑開。獅燄又往下查看，冰雲正蹲在土堆上，毛髮凌亂，眼睛瞪得斗大，滿臉驚恐。「我們很快就會把妳救出來。」他保證道。

「謝謝你，獅燄。」年輕母貓的聲音微顫，「下面真的好黑。」

「我儘量把洞挖大一點，」鴿掌喵聲道，「讓那裡亮一點。」

可是她才開始挖，就有更多的土石往下落到冰雲身上。

「不要挖，快停下來！」她喊道。